

莊杰森

「陽光戰將」洪孟楷 ——淺析洪孟楷的問政風格與世代意義



各說各話

台灣政壇世代交替的浪潮中，洪孟楷的名字，早已不只是「年輕立委」的代名詞，而是一個象徵——象徵青年世代不再只是旁觀者，而是正式走入「國會」殿堂、直接面對挑戰、承擔維護正義的重要力量。身為台灣政壇史上最年輕的立法委員之一，他的出現，為長期被視為保守嚴肅的國會注入一股令人耳目一新的氣氛。

初識洪孟楷，即被他陽光、自信且沉穩的氣質所吸引。他外型爽朗、談吐優雅，給人的第一印象是親切隨和，因此眾人親暱地稱他為「陽光孟楷」！而這份親和並非刻意營造，卻是不矯飾造作的自然流露，又不失自信與自律。

真正讓洪孟楷在國會站穩腳步的，並不僅只年輕而更在於他在問政所展現的專業能力。站上「立法院」質詢台時，他語氣平緩卻犀利，論述層次分明、質詢資料完備。與行政官員唇槍舌戰中，不流於情緒對立，而是緊扣制度設計與政策方向正確與否，據理力爭…往往能在有限的質詢時間內，切中問題核心。面對行政部門官員，他敢於直言糾正、不迴避爭議，展現出青年世代少見的政治成熟度，也逐步建立起「能戰、敢戰、善戰」的「國會」戰將形象。

洪孟楷的問政風格，強調監督與建設並行。他長期關注地方建設、青年發展、教育資源與公共預算分配等議題，努力將地方民意帶進「國會」，再將中央資源有效回饋地方。無論是在基礎建設爭取、教

育環境改善、地方交通發展與公共設施規劃上，皆可見其努力協調溝通的身影。這種既敢監督、又善於協調的務實調和鼎鼐的能力，使他逐步成為卓越幹練且積極落實政見的行動派立委，儼然成為藍營一顆耀亮的政治新星！

在當前高度對立的政治局勢中，青年政治人物往往面臨兩難，一則被期待扮演激進改革對抗者，再則被質疑是否可能因經驗不足、而難以承擔重任。洪孟楷則選擇了一條迥異於人的道路——堅持不喧囂取寵，而以理性問政累積民眾信任，以專業能力贏得尊重。他不刻意標榜世代對立，而是嘗試在制度內尋找改善空間，讓青年觀點成為政策討論的一部分，而非流於口號的形式。

也正因如此，洪孟楷的出現對於青年世代而言，具有鮮明的象徵意義。他證明了年輕並非缺點，只要準備充分、條理分明、態度務實同樣能在高度競爭的國會生態中，樹立起屬於自己的形象與地位！這樣的示範，正是世代交替平稳前行的關鍵，開啟了政治權力啟承轉合的序幕！

對於這顆藍營新世代戰將的政治新生，若欲更進一步了解他的政策思考與理念，及對時局的觀察分析，誠摯歡迎華社會各界人士撥冗參加，1月18日（週日）下午二時，假自由大廈六樓中山廳舉行的「台灣時政演講會」。屆時，洪孟楷將親臨交流分享，針對台灣政經局勢的現況觀察，作深入剖析。第一手資料分享，機會難得，務必把握，踴躍出席，共同關注台灣的現在與未來！

(2026.1.11)

馬忠

文學批評與批評文學（上）



巴山一馬

轉眼間，2025年即將過去。如果要用一個詞來總結這一年的中國文壇，那大概就是——「批評」。

沒錯，就是「批評」。這一年裏，批評的聲音幾乎無處不在，從理論探索到現實關懷，再到創作生態，方方面面都能聽見它的迴響。這些聲音，既在宏觀上牽引著文學的走向，也在具體創作和評論現場激盪出不少思考的火花。具體來看，有這麼幾個方面挺值得一說：

一、理論批評圍繞「大文學觀」展開探索。11月在成都舉辦的「中國文藝理論前沿學術活動」，聚焦「大文學觀」展開研討。評論家們指出，當前文學討論多集中於文體拓展與作者身份擴容，卻相對忽略作品本應具備的時代氣象；同時強調，「大文學觀」需在拓寬文學邊界的同時堅守審美品質，既要回應數字技術帶來的文學泛化現象，也要探索「文學性」在新興文化形態中的存續方式，為新時代文學批評提供了理論路徑。

二、文學批評直面自身問題。中國作協副主席吳義勤指出，2025年文壇存在批評「不及物」與「虛熱症」兩大癥結。與此同時，批評界也出現新的方法嘗試，例如提出「人機協同批評」模式，認為人與智能體可通過論辯互動形成批評見解——但這也引發新的思考：在這樣的新機制中，如何確保批評的客觀性與文學性不因技術介入而流失？

三、作品批評更顯價值溫度。謝有順在新著《文學的深意》中以「誠與善」為尺度展開批評，既肯定那些體現人格力量的寫作，也指出不少作品精神格局萎縮、喪失向心靈發聲的自覺。劉慈欣的獲獎小說《泥潭》則受到好評，被認為以現象學方式規避歷史認知的片面，推動讀者走出閱讀舒適區，成為跨界創作中的一個正面案例。

四、批評實踐走向地域與群體關切。批評不再局限於理論推演，更注重與現實文學生態結合。例如第十屆華語青年作家獎中的「新批評作品獎」，頒給了一篇研究西部青年批評家成長困境的論文。該研究以調研與案例為基礎，指陳西部文學批評存在的結構性失衡，並提出改善路徑，體現了批評介入具體文學生態的建設性價值。

五、民間批評對低俗創作的關注。在民間輿論場，也出現對創作亂象的尖銳批評。有觀點指出，部分小說陷入拜金、低俗倫理等西化套路，為追求點擊率放棄傳統倫理底線。這類聲音直指部分網路文學與通俗創作中的價值失範，成為對官方與學界批評的補充。

之所以在此梳理2025年的批評生態，一方面因為這一年確實堪稱「批評之年」，另一方面，則是受近日一篇公眾號文章的觸發。該文批評唐小林「文學常識錯誤頻出、語言粗鄙、攻擊性強」，並直言「文壇不需要唐小林式的『批評』」。作者的觀點是否公允暫且不論，但它引我思考：如果唐小林所寫難以歸入「文學批評」，那麼能否算作一種「批評文學」？

為避免誤解，容我稍作說明。前面所作的鋪墊，正是為了引出後面這個話題。我

並非在此玩弄文字遊戲，而是希望認真辨析兩個聽起來相近、實則指向迥異的概念——「文學批評」與「批評文學」。前者我們耳熟能詳，指對文學作品的解讀與評判；後者也並非新詞，指的是以批評本身為題材、甚至為「主角」的書寫。在當下的文學生態中，二者雖共用「批評」二字，卻常常各走其路，彼此難以對話。

如果你還是有點繞不清，那我打個比方，你一聽就懂：文學批評，像是給作品做「專業體檢」：手拿放大鏡，細看文本肌理，傾聽情感脈搏，判斷人物立不立得住、意象妙不妙、語言醇不醇。批評文學呢，更像舉著喇叭點評「體檢行業亂象」：一會兒說儀器花哨不實用，一會兒吐槽報告全是黑話——繞來繞去，就是不怎麼關心「病人」（也就是作品本身）到底健不健康。說白了，一個聊的是「《百年孤獨》怎麼映照拉美歷史」，另一個聊的是「現在的文學批評為啥沒人看得懂」。方向不同，頻道各異。

先說說文學批評。通常來講，它該是作品與讀者之間的「橋樑型翻譯官」，把作家的巧思用通俗又專業的話講明白，讓讀者領會到妙處，讓作家聽到真話。可如今不少批評家，硬是把自己活成了「術語批發商」「人情吹捧手」。

打開一篇學術期刊上的評論，滿眼都是「資料庫敘事」「空間詩學」「後現代解構」，比如有批評家用「資料庫消費」理論分析主旋律網路小說《北斗星辰》，理論和文本嚴重錯位，最後闡釋得驢唇不對馬嘴。更離譜的是把本土文本硬套西方理論，陶淵明「采菊東籬下」，不說閒適自在，非要說成「對異化勞動的反抗」；《紅樓夢》裏的大觀園，不講階級隱喻，偏扯什麼「權力話語建構的擬像空間」。這就像用遊標卡尺量絲綢——精細是真精細，離譜也是真離譜。

「月台式批評」更是把文學批評變成了人情交易。2025年9月北大舉辦的「李敬澤文章之道研討會」上，這場本該思想交鋒的學術場合，結果變成了集體吹捧大會。曹文軒炮製出「李氏文體」的說法，誇讚李敬澤能從無關物象裏發現普遍命題；王堯更是將其捧為「當代文章大家」，稱其寫作打通文史哲邊界。一眾批評家對著其文本局限絕口不提，滿場都是「了不起的成就」「超越時代的覺醒」這類空泛讚譽，把學術研討開成了粉絲應援會，哪裡還有半分批評的鋒芒。

更早之前賈淺淺擬加入中國作協引發軒然大波時，也有部分批評者拋開她那些爭議性詩句不談，只拿「文學傳承」「創作自由」說事兒，硬擰場面的辯解。讓文學批評徹底淪為了圈子裏的「人情背書」。

還有種「分類偷懶式批評」，每年年底準能批量產出「年度文學報告」。批評家們熟練地把作家按年齡打包成「95後新銳」「中生代中堅」，把作品歸為「新南方寫作」「都市女性敘事」，彷彿文學是超市貨架上的罐頭，貼完標籤就算完成解讀。郭敬明早年就吐槽「80後作家」這種分類毫無意義，可這類批評至今仍層出不窮——畢竟不用逐字細讀文本，只需盤點出版清單、拼湊幾個趨勢，就能輕鬆交差，堪稱批評圈的「摸魚神器」。（未完待續）

豆豆

克秋公



天雅微妃

2024年金秋十月，我又回到了故鄉石獅。這一趟的回鄉之旅，除了把自己的證件弄好之外。尋根，也是我的任務之一。

午後，幾個月前聯繫上的表哥阿民騎上電動車，帶著我穿過老街小巷，來到山上村。在公媽廳的旁邊，有座「炳煌樓」，當年由我外曾祖父許克秋的玄孫許培瑞獨建。表哥打開大門，從裏面拿出珍藏的山上村族譜。

隨後，看到高高掛在牆上的許克秋畫像，我的記憶重現了。十幾年前，母親尚健在，她曾經捐給我，讓我轉交給表舅邱仁士的克秋公的照片就是牆上那一張畫像的複印件。

表哥告訴我這畫像是當年培瑞從台灣帶來山上村的，畫像下面的宣紙字，有些已經破損。表哥搬來一張椅子，讓我爬上去，我試圖把每個字都讀出來，以便瞭解克秋公的生平。破損的地方，還是有幾個字，我無法破譯。

我突然想起來，前幾天剛剛與中學莊文福同學見過面。文福的小楷毛筆字寫得特別好，退休後，他常常為附近各村祠堂修譜寫族譜。

我把那張畫像拍照，然後傳給文福。過一會兒，文福把遺失的字補上傳來給我。完整的文字如下：

【公】窮困勤慎持己，誠篤待人。終其身以事一主者，即此所寫之真，乃前衙務委員、學務委員、保正、三郊組合長許仁翁諱秋、藏春名，庶乎近之。

翁於十九歲，自中華福建泉州晉江縣山上鄉東渡，任市內景祥行雜役，轉而司帳，而當事，畢世【於】橋景祥，生色【不】匪少。暮年倦於勤，志在林泉，爰將行務算清，檢付其孫，然後旋歸祖籍，終養天年。

溯源於咸豐癸丑臘月十五，距終於民國己未桐月廿五，享壽六十有七齡。五公子。

現代文翻譯

第一段：品德與身份

許秋先生（尊稱為「許仁翁」，名「秋」，別號「藏春」）雖然早年家境貧寒，但他始終以勤奮和謹慎來要求自己，以真誠和厚道來對待他人。他一生都服務於同一個東家，其忠誠於此可見一斑。他生前曾擔任過衙務委員、學務委員、保正（相當於現在的村長或裏長）、三郊組合長（「三郊」是清代台灣的商業行會組織，組合長即首領）等重要職務。

翁為人忠厚誠實，勤勉務實，是家族非常寶貴的歷史見證。

第二段：生平經歷

許老先生在十九歲時，從中國福建泉州晉江縣（石獅）的山上鄉渡海東遷（來到台灣）。起初在市內的「景祥行」擔任雜役，後來轉為管理賬目（司帳），進而成為管事（當事）。他終生都在「景祥行」服務，為商行的發展和聲譽做出了非常重大的貢獻。到了晚年，他對辛勤的工作感到疲倦，心嚮往田園山水的隱居生活。於是，他將商行的事務清算整理清楚，移交給了他的孫子打理，然後便返回了福建晉江的祖籍地，在那裏安度晚年，直至壽終。

第三段：生卒時間

追溯他的生平：他出生於咸豐癸丑臘月十五（西元1853年1月23日），去世於民國己未桐月廿五（「桐月」指農曆三月，即西元1919年4月25日），享年六十七歲。他共有五位兒子。

核心資訊梳理

- 姓名：許秋，號藏春，尊稱許仁翁。
- 籍貫：福建省泉州府晉江縣（石獅）山上鄉。
- 渡台時間：19歲。
- 主要事業：終生服務於「景祥行」，從雜役做到帳房再到管事。
- 社會職務：曾擔任（台灣省臺南市）保安、學務委員、商業行會首領等，是當地德高望重的領袖。
- 人生結局：晚年將事業交給孫輩，葉落歸根，回到福建祖籍地安享晚年並去世。
- 生卒：1853年—1919年，享壽67歲。
- 子嗣：有五子。

這份生平清晰地勾勒出了一位忠誠、勤勉、不忘故土的渡台先賢形象，是家族非常寶貴的歷史見證。

感恩我的同學文福，幫我梳理外曾祖父遺像裏面宣紙中的文字，我把它翻譯成白話文，我相信外曾祖父許克秋的形象已經非常清晰了。

因為外曾祖父的好名聲，一百多年來，台南百姓代代相傳，不曾遺忘，在陳水扁時期，民眾要求後，政府撥款2700萬新台幣建造「許藏春故居」，許藏春在台灣的後裔也出錢出力，並且故居屋頂的瓦片以每塊瓦片100元新台幣讓民眾以捐資刻名的方式共襄盛舉。故居落成之時，時任台南市長賴清德前來剪綵。

如今，許克秋（許藏春）的後裔分佈於大陸、台灣、菲律賓、美國、加拿大等國家與地區。

靜銘譯

黎剎詩歌 沓里獅讚歌

Hymn to Talisay



小溪沉月

創作背景：

這是扶西黎剎在拉畢竟流放期間為他的學生合唱團所寫的一首詩歌，當時他被西班牙殖民地統治者控告犯了顛覆罪。

上帝保佑，沓里獅！

堅定而忠誠
走穩每一步
朝向目標，
屬於你的勝利，
每一種元素，
是大自然的力量，
都被你控制。

在拉畢竟的沙岸上，
山巔的石頭傲慢地矗立著
是個寶座，喚，神聖的避難所！
我在這裡度過童年的歲月，
在你底群花盛放的山谷，
被綠蔭覆蓋的整潔果樹，
我們的意願最終確定，
讓軀體和靈魂永遠存在。

我們是一群後生的兒童，
但卻有健康成長的心靈，
明天將成為堅強的男兒，
曉得要保衛自己的家園，
我們是無所畏懼的孩子；
是波浪，或暴風雨，或雷霆；
依賴準備好的武器和沉著的臉孔，在危險中，我們知道，要如何戰鬥。
我們的遊戲是翻攪沙土；

探索洞穴和峭壁，
在石頭上築起我們的家園，
我們的武器可到達任何地方，
沒有陰暗，沒有烏黑的夜晚
我們不怕大風暴雨；

當晨星升起時，
不論死活他將被逮捕。

我們被稱為沓里獅，
小小的身體有著偉大的靈魂，
在拉畢竟和所有地區，
沓里獅都不可能被超越，
我們的思想各不相同，
跳下去的地方深不可測，
我們的船在頃刻間

速度全世界無人能及。

嚴格的科學問題，
瞭解我們國家的歷史，
我們會說三或四種語言，
信念與理智互相結合
全體勇士同伴們
在那一刻握住我們的武器，
刀，鏟和筆，
鷄嘴鋸，劍與槍。

萬歲，萬歲，璀璨的沓里獅
我們全體的聲音都在讚揚你的高尚，
無價的寶石，天空中的一顆明星
童年的教誨和撫慰，
在鬥爭中男人期待，
讓對方痛苦和哀嘆，
你的回憶將是他們的符咒
在墓碑上有你的名字，他們的平靜。
2025年12月30日重譯